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  
第十四回 闖華筵湘子談天 養元陽退之不悟

三五一都三個字，古今明者實然稀。東西南北同成五，北一西方四共之。  
戊己自居生數五，三家相見結嬰兒。  
嬰兒是一含真氣，十月胎圓入聖機。

湘子被張千推了出門，影身往裡面就走，又立在筵前。退之道：「我打發你出去了，如何又走進來？我且問你，世上有三樣道人，你是那一樣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，我是五湖四海雲水道人。」退之道：「常時來的道人，我問他『雲水』二字，都講不出來，你且把這二字講來我聽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先講，貧道後說。」退之道：「我說天上的黃雲、黑雲、青雲、白雲、紅雲、祥雲，就是雲。」湘子道：「這都是濁雲。」退之道：「我說天上下的雨水、地上有的井泉水、五湖水、谿澗水、四海水，便是水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說的雲都是濁雲，水也是濁水。」退之道：「你講雲水來我聽。」湘子道：「我這雲水，出在海東敖來國，有一個白猿，收在石匣中，吹一口仙氣出來，我將肉身坐在那上邊，一時間東風刮得西邊去，北風吹得往南行，心似白雲常自在，意如流水任西東。」退之道：「天下水皆東流，如何說西流？」湘子道：「孽水只東流，我這仙水可以東流，亦可以西流。」退之道：「雲散水枯，歸在何處？」湘子道：「雲散月當空，水枯珠自現。」退之道：「你閒遊海上，淘得幾句說話在肚裡？我也不問你了，你快些去罷！」湘子道：「貧道為化齋充饑而來，與列位大人說了這一日，卻不曾得些齋飯，怎麼就打發貧道去？」退之道：「張千，取一碗冷飯賞他！」湘子道：「蹴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呼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大人不捨得齋便罷，怎麼說個賞字？」林學士道：「這是韓大人不是了。」張千叫湘子道：「先生，飯在此，快些吃了去罷，不要只管胡纏！」湘子道：「既蒙賜飯，再賜一葫蘆酒何如？」退之道：「酒乃出家人所戒。既與汝飯，又思量要酒，豈不是貪得無厭？」湘子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我師父在碧霞洞修煉，化些酒與師父止渴。」退之道：「張千，再與他些酒。」湘子道：「既然有酒，再化桌面一張。」林學士道：「韓親家，便把一張桌面與那道人。」退之叫張千、李萬抬桌面與湘子。湘子道：「長官，煩你再說一聲，既有了桌面，沒有一個立著吃的道理，須與一個坐兒。」張千稟退之道：「風道人說有了桌面，還少一個坐兒。」退之道：「你去拿金釘馬凳來，看他坐也不坐。」張千便取馬凳，遞與湘子。湘子道：「貧道只求一把交椅，不要這凳。」退之叫張千道：「你取那虎皮交椅與他，看他敢不敢坐。」張千連忙掇了張交椅，放在湘子背後。湘子見是虎皮交椅，曉得是退之公座上坐的，就挺身坐在上面。拍動漁鼓，唱一個道情道：

衲頭勝羅袍，腰間金帶不如我草繚。我在蒲團上拍手呵呵笑，大人早朝，丹墀拜倒。雙丫髻勝似烏紗帽，我逍遙清閒快活，終日樂滔滔。

退之道：「汝上不拜君王，下不養父母，游手游食之徒，飄零浪蕩之子，穿一領破衲衣，遮前遮不得後，掩東掩不得西，怎敢這般無狀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休笑我這件衲衣，我有個《古衲歌》，唱與列位大人聽：

這衲頭，不中看，不是紗羅不是絹，不是綾紬不是緞。冬天穿上暖如綿，夏天穿著如搗扇。也不染，也不練，不用紅花不用靛，功到自然成一變。線腳八萬四千方，補丁六百七十片。不拆洗，不替換，不怕風吹雪撲面，燒不焦，浸不爛，不怕刀槍不怕箭。嚴霜驟雨總一般，風寒暑濕皆方便。乾三連，坤六斷，九宮八卦隨身轉，曾與天地成功千。陰是裡，陽是面，中間星辰朗朗排，外頭世界無邊岸。舒裡直，橫裡寬，穿在身上寶樣看。不在州，不在縣，一切經商不敢販。披一邊，掛一片，內中自有真人現。也曾穿到廣寒宮，也曾穿赴蟠桃宴。休笑吾穿破衲頭，飛升直上龍霄殿。」

退之道：「風道人，眾人人牽羊擔酒與我上壽，你穿了這件破衲頭，只管在此胡謔，是何道理？」湘子道：「牽羊擔酒希什麼罕！我自仙羊、仙鶴可以上壽。只要那一位大人肯棄了功名，跟我出家的，我就喚那仙羊、仙鶴下來。」林學士道：「三百六十位大人在此，你要度那一位出家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，貧道要度那坐主席的大人出家。」退之道：「自家一身尚且如此淒涼，敢說度人出家的話。張千，快又他出去！」湘子拍手大笑，口唱《折桂令》，出門去了。

想人生不得十全，便十全，嗟歎難言。一年四季，少吃無穿。享富貴，先亡命短，有一等，受貧窮，松柏齊年。暗想當初，多少英賢，仔細思量，萬事由天。正是：相逢不飲空歸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
到得次日，退之重排筵席，請百官飲宴。不想湘子又走來道：「列位大人稽首。」退之道：「昨日被汝攪了一日，眾大人都不歡喜，為何今日又來？」湘子道：「來度大人出家。」退之說：「我官居二品，立在一人之下，坐在萬人之上，與汝玄門大不相同，怎麼只管說那度我的話？」湘子道：「我仙家有許多好處，大人若不信時，有詩為證？詩云：

青山雲水窟，此地是吾家。  
午夜流丹液，凌晨咀絳霞。  
琴彈碧玉調，爐煉白丹砂。  
金鼎存金虎，芝田養白鴉。  
一瓢藏世界，三尺斬妖邪。  
解造逡巡酒，能開頃刻花。  
有人能學我，同去看仙葩。」

退之道：「這道人只會說大話，何曾見一些幾手段？」湘子道：「不是沒有手段，你若堅心跟我出家，自然有仙鶴、仙羊來與大人慶壽。」退之道：「汝果有仙鶴、仙羊，我情願跟你出家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若朝天立一個誓願，我就叫仙鶴、仙羊下來。」退之指天立誓道：「我若不肯跟汝出家，三尺雪下死，七尺雪內亡。」湘子暗道：「叔父，今日立誓，只怕你後悔晚矣！」便仰面叫道：「天神將帥，四直功曹，快去蘭關山下勾銷明白！」退之道：「我誓願已立，又不見你怎麼仙羊、仙鶴，明明是弄障頭。」湘子道：「快取一個捧盤來。」退之叫人拿雕紅盤一個，遞與湘子。湘子接在手內，就吐了一盤，醜醜醜，放在地下。眾官都掩面道：「好醜醜！道童一些規矩也沒有。」退之大怒，叫張千連盤拿去丟壞了，李萬趕道童出門，再不許放他進來！喝聲未絕，旁邊閃出一隻犬，把盤中吐的吃得乾乾淨淨。湘子捶胸跌腳，趕打大時，那犬就地打一個滾，化成一隻仙鶴，騰空而起。湘子道：「這不是仙鶴？」眾官向退之拱手道：「大人，學生們曾聞古聖說，仙人的金丹，人吃了成仙，雞吃了變鳳，狗吃了變鶴。卻不曾聽得說犬吃了道人吐的東西也會變鶴。如今這犬變仙鶴，道童豈不是神仙？」退之道：「這都是邪術，有怎麼希罕。」便叫湘子道：「道童，這鶴飛上天，那辨真假？汝依先叫他下來，與列位大人一看，才見汝手段？湘子聽這說話，把手向空一招，道：「仙鶴，快些下來，同度韓大人出家。」只見那鶴盤空鳴舞，落下地來。眾官見了，笑道：「果有這等異事，真是神仙。」退之道：「這等仙鶴，學生睡虎山前也有一二十對，何足為奇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的仙鶴就有一千對也換不得我這仙鶴身上一根毛。」退之道：「怎見得你的仙鶴好處？」湘子道：「我這仙鶴有些本事。」退之道：「鶴的本事，不過是蹩蹩飛舞，啾啾九臯，那有十分本事？」湘子道：「鳴舞有恁希罕，我這鶴知覺運動盡通人性，詩詞歌賦無不通曉，隨大人吩咐他，他都會做出來與大人看。」退之道：「若會得做詩歌，我便算他是仙鶴。」湘子道：「說便是這般說，區區毛畜生怎麼會吟詩作賦？」退之道：「方才說憑我吩咐他，都會得做，如今又說不會得，一味的胡遮亂掩，誑語欺人！吾誰欺，欺天乎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且莫忙，試叫他一聲，吩咐他一遍，看他肯答應否？」退之道：「仙鶴，道童說你會得說話，我今出一對與你，若對得來，我就信這道童是個神仙，你若對不來，我便把這道童拿下，問他一個欺誑的罪名！」只見那仙鶴兩腳挺立，雙眼圓睜，看著退之，把頭顛三顛，既當三拜，垂翅展

頸，嘹嘹亮亮的應道：「請大人出對。」眾官見鶴口吐人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都暗暗埋怨退之。

退之道：「鳥翼長隨鳳，可謂眾禽之長。」

那鶴望著退之答道：「狐威不假虎，難為百獸之尊。」眾官無不喝采。

退之又道：「你吟詩一首與我聽。」仙鶴道：「我吟一詩一歌，請大人聽，詩云：

白鶴飛來下九天，數聲嘹亮出祥煙。

日月不催人已老，爭如訪道學神仙。

又歌云：

你既為官兮，尚不知人事；你既為人兮，反不如畜類；埋名隱姓兮，免遭凶禍。大人，豈不聞張良棄職歸山去，范蠡游湖是見機。你今若不回頭早，只怕征鞍雨濕，藍關，路迷，進退苦無依！」

退之道：「你特來與我慶壽，再不見你說一句生不老，安富尊榮的話，只把那不吉利的山歌唱出來，正氣是匾毛畜生，不識一毫世故。」湘子道：「仙鶴之言，日後自有證驗。為何倒說是不吉利？」退之道：「為人在世，眼下尚且顧不得，說怎麼日前日後？」湘子道：「仲尼說得好：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』大人的心，只是見小。」退之道：「我的話也不是見小，只是世間那裡有個早得知？你今日說話不中聽，我也不計較，你快些去罷！」湘子道：「大人肯跟我出家，小道就去；若不肯跟我，小道決不出去。」退之聽了這句話，怒喝手下：「又他出去，再有放他進來的，法打四十！」湘子便使出一個定身法來，那伙人把湘子推的推，扯的扯，莫想動得一步，退之道：「道童，你怎麼把那定身法來欺我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，貧道只會駕霧騰雲，不會使定身法。」退之道：「你既會駕霧騰雲，因何來我府中化齋？」湘子打動漁鼓，唱一詞道：

〔上小樓〕我今日單來度你，你快撇了家緣家計。我和你挽手挨肩，抵足談玄理，再休執迷。速抽身，躲是非，隱姓埋名一地裡，在首陽山，壽與天齊。

退之道：「五行自有生成造化，壽夭修短，俱從受生時定下來的。你不是神仙，怎得壽與天齊？」湘子道：「我不是神仙，世上更有誰是神仙？」退之道：「你既是神仙，才說有仙鶴、仙羊，怎麼只見有鶴，不見有羊？」湘子道：「仙羊一來，就要走了，不要看得這般容易。」退之道：「羊也不曾見，先說他會走？」湘子道：「列位大人謹守元陽，待貧道喚他出來。」便用手招道：「仙羊，快快走下來！」說聲未罷，只見一隻羊骨祿祿從那轆轤夾脊轉過雙關，跑上泥丸，直下十二重樓，踏著丹台，往那丹田氣海之中一溜煙跑將出來。眾官見了，都道：「這羊紅頭赤尾，白蹄青背，花花綠綠，果是一隻好羊。你原養在何處，叫得一聲就來？」湘子道：「這羊是從小養熟的，遠不千里，近在目前。」退之道：「出家人養鶴養鹿，是本等的事，羊豈是出家人養的？」湘子道：「養鶴養鹿，不過是閒遊嬉耍，供一時之玩好；羊乃先天種子，龍虎根基，若養得他完全，就發白返黑，齒落更生，長生不死，正是出家人該養的。」退之道：「我府中也養得有羊，因時喂飽，隨心宰殺，只用其糞壅田壅地，並不聽見說有這許多好處。」湘子道：「大人府中養的是外羊，吃野草，飲泥漿，只好供口腹之欲；貧道養的是內羊，饑食無心草，渴飲玉池漿，收藏圈子裡，不放出山場，非同容易養的。」退之道：「這羊要多少錢？賣與我吧。」湘子道：「昔日漢武帝要買這只羊，肯出連城七十二座，還不夠羊一半價錢。大人不過是一位尚書，莫說買我這只羊，就是一根羊毛，也買不起哩！」退之道：「一隻羊重得多少斤兩，敢笑我沒力量買他？」湘子道：「大人有了羊，也不會得養他。」退之道：「你說一個養的方法，我照依你養就是了。」湘子道：「我家有個養羊歌，說與大人聽。歌云：

養羊之法甚簡易，也不拴，也不係。饑食無心草上花，渴飲潤下長流水。羊飽任顛狂，不放閒遊戲，一般頭角共毛皮，偏能參透人間意，不野走，也不睡，左右團團不出市。呼得來，喚得去，用之不用棄不去。我若賣時無人買，拿著黃金無處覓。高打牆，獨自睡，女娘如狼心也醉。吃盡羊羔不口酸，吞卻元陽沒滋味。人不惺，畜倒會，那個識得其中意。我今學得任逍遙，你們不會參同契。鬢邊白髮幾千莖，閻王排到拘將去。饒君法術果通神，泄了氣時成何濟。」

湘子歌罷，說道：「列位大人，這是養羊之法，須牢記取。」

林學士道：「先生，此羊有甚麼本事？」湘子道：「也曾作歌吟詩。」

退之道：「你叫羊作歌來我聽。」湘子用手指道：「羊不作歌，等待幾時？」那羊把身子抖一抖，頭兒仰一仰，口吐歌云：

堪歎世人不養羊，爭氣貪財道我強。酒色太過神氣散，百病臨身不提防；腰疼痛，淚眼汪，咳嗽不止臥牙牀。請師巫，喚五郎，許齋許醮許豬羊。求神拜佛俱無效，針灸渾身盡是瘡。不省悟，怨上蒼，尋思日夜怕無常。早知弄巧翻成拙，何不當初學養羊。要養羊，費思量，拜明師，求妙方，養羊精氣補腎堂。羊飽顛狂防走失，晝夜不睡看守羊。緊紮籬，高築牆，有狼有虎要提防。若還被狼拖羊去，一場辛苦枉勞張。不惺惺，倒呆裝，色心引在鬼門鄉。因甚少年君子頭白了，損了丹田走了陽。有人解得養羊法，便是長生不死方。

仙羊作歌已罷，眾官道：「韓大人，道童若不是神仙，如何這羊會說話？」退之道：「這羊說的都是道童的話，眾大人不要聽他。」湘子上前把袍袖一拂，羊與鶴俱不見了。退之道：「眾大人，你看他這一件破衲衣袖子，把羊與鶴都遮藏得沒蹤影，豈不是障眼法兒？」林學士問道：「先生，羊在哪裡去了？」湘子道：「羊被狼來咬了去。」退之道：「我們明明白白坐在这廳堂上，幾曾見有狼來？」湘子道：「廳後坐著那兩個穿紅袍的，恰不是狼？」退之怒道：「一個是老夫人，一個是我姪兒媳婦蘆英小姐，怎說是狼？這道童眼也花了，還說是神仙！」湘子道：「正是狼，大人有所不知。」便彈動漁鼓，唱道情道：

〔山坡羊〕將羊兒長收在圈兒裡，休惹得狼來戲。飽了怕顛狂，顛狂防走失。問大人，知不知這消息？誰省得你養的嬰兒姪女，盡都是你元陽氣。吁嗟！亡精又敗髓。傷悲！粉骷髏是追命的鬼，粉骷髏是追命的鬼！

〔清江引〕將羊兒養在丹田裡；休教狼偷去。你戀美嬌娃，損你真元氣。這樣玄言說與你，這樣玄言說與你！將羊兒養在圈兒裡，休等狼馱去。財是殺人刀，色是偷羊鬼。問大人，這消息可曾知未？這消息可曾知未？

江兒裡海兒裡都是這水，那討一塊閒白地，走又走不得，行又行不去。勸大人，尋一個穩便處，尋一個穩便處。走遍了天下知音少，料有幾個通玄妙？買的無處尋，賣的沒人要。因此上，把好光陰虛度了。

又有絕句一首：

三角田兒在下方，朝耕暮耨不提防。

有朝一日元陽走，髓竭精枯一命亡。

退之聽了，怒髮如火。喚左右：「把他又將出去！」那張千、李萬便把湘子推出大門外，緊守著二門。湘子付道：「叔父不聽良言，如何是好？」正是：

不肯修行不學仙，任君萬語復千言。

忽然鬼使來催促，兩腳蹬空兩手拳。

畢竟湘子還來度退之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